

李炳海◎编著

大众阅读系列

插图本

诗经 品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众阅读系列



插图本

诗经品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品鉴 (插图本)/李炳海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大众阅读系列)
ISBN 978-7-300-12501-5

- I. ①诗…
- II. ①李…
-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
-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1172 号

大众阅读系列
诗经品鉴 (插图本)
李炳海 编著
Shijing Pinji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25 插页 9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4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前言	1
----------	---

国 风

关雎	21
卷耳	24
桃夭	27
采芣	29
汉广	31
鹊巢	33
甘棠	35
標有梅	37
小星	39
野有死麇	41
柏舟	43
绿衣	46
燕燕	49
凯风	52
匏有苦叶	54
谷风	56
北门	60
静女	62
新台	64
柏舟	66

墙有茨	68
桑中	70
相鼠	72
载驰	74
硕人	77
氓	80
伯兮	84
木瓜	87
黍离	89
君子于役	91
扬之水	93
葛藟	95
采葛	97
大车	99
将仲子	101
大叔于田	103
女曰鸡鸣	107
山有扶苏	109
出其东门	111
野有蔓草	113
溱洧	115
东方未明	117
陟岵	119
伐檀	121
硕鼠	124
绸缪	126
鸛羽	129
葛生	131
蒹葭	133
黄鸟	136
无衣	139
宛丘	141
衡门	143

素冠	145
候人	147
七月	150
东山	157

小 雅

鹿鸣	163
常棣	166
伐木	170
采薇	173
南山有台	177
六月	180
鹤鸣	184
白驹	186
斯干	189
十月之交	194
巧言	199
巷伯	203
大东	206
北山	211
信南山	214
宾之初筵	218
采芣	223
白华	227
何草不黄	230

大 雅

灵台	235
生民	238
公刘	245
板	251
崧高	256
江汉	261

周 颂

清庙	267
有客	269
载芟	271
丝衣	274

鲁 颂

駉	279
---	-----

商 颂

那	285
---	-----

前 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后来又成为重要的国学经典。《诗经》还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教材之一，它在结集成书以后，便成为各类教育的课本，使用的时段覆盖从春秋到清代的漫长岁月。

一、《诗经》名称的由来

《诗经》在开始阶段是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诗，就其文字而言属于歌词。《诗经》最初称为诗，在它成为经典之后才称为诗经。

诗经最初是用于演唱的歌词，为什么称之为诗？这要从文字的构形谈起。诗，字形从言从寺。言，表示人开口说话或歌唱。寺是侍的初文，字形从寺者多有准备、等待之义。如：侍，指服侍、伺候、等待为对方服务。恃，指依赖，是由等待之义引申而来。廌，指储藏，准备。至于秦汉时期祭祀五帝的祭坛称为時，那是因为祭坛是为神灵而设，等待神灵的到来。

诗字的构形所表达的是言出而又所等待的意思，用它来称呼最初的歌词，是因为早期的歌词大多都是有唱有和的方式。《尚书·皋陶谟》有如下记载：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皋陶和虞舜既相互对话，又彼此对歌，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对歌的最早记录，反映的是远古时期的歌咏方式，即一方歌咏之后，对方要加以回应，采用的是对唱的方式。

《穆天子传》卷三有如下记载：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和周穆王也是采用对唱的方式言志抒情。西王母首倡，周穆王应和，有来有往，表达彼此间的依恋之情。这是一则历史传说，未必完全是实事，人们是按照当时歌咏的方式想象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交往，如果当时的歌咏不是采用对唱的方式进行，也不会凭空想象出周穆王与西王母一唱一和的情节。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这种一唱一和的歌咏方式仍然可以经常见到。《左传·隐公元年》叙述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隧道中相见，其中有如下情节：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郑庄公母子通过一轮对唱，化解了先前的积怨。他们都是即兴演唱，歌词是各自所创，郑庄公倡于前，姜氏回应于后。

《左传》所记载的即兴对唱还见于宣公二年，宋国筑城人员先是以歌谣嘲讽战败逃回来的华元，华元令其随员以歌谣反击，最后筑城人员再次以歌谣相讥，华元不得不离开筑城工地。

相互对唱是中国早期最基本的歌咏方式，《诗经》有的作品就保留了这方面的痕迹。《郑风·蔹兮》全诗如下：

蔹兮蔹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蔹兮蔹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这首诗出自女子之手口，她在歌咏时请对方首倡，自己进行应和。由此不难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首诗唱完之后对方会开始歌咏，然后女子再继续应和。

《大雅·卷阿》首章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这首诗作于周成

王在岐山大会诸侯之际，其中的君子指来朝的诸侯，他们以歌咏的方式表达聚会的欢乐。诗的结尾写道：“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作者交代该诗的创作缘起，他是以诗配乐加以演唱，用以回应来朝诸侯的歌咏，是以朝廷大臣的身份与来朝诸侯对唱。

《诗经》在开始阶段都是歌词，用以演唱，当时的歌咏往往采用对唱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使得进行歌唱的人有一种心理期待，要得到对方的回应，对方也会为回应做好准备。这样一来，用以演唱的歌词就被称为诗，表示期待、准备之义。歌词通常都很精练，有节奏和韵律，所以，歌词这种文本也被称为诗。这样，诗就变成了一种文体的名称，而它所蕴涵的准备、等待的意义，通过字形得到了保存。诗，字形从寺；寺既表义，又表音，其意义是等待、准备，这是诗字的最初内涵。

《诗经》在先秦时期通常称为诗，或称为诗三百。至于后来称为《诗经》，和它被用作教材直接相关。《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的申叔时在谈到贵族子弟的教育时提到了多种课本，其中就包括《诗》：“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诗》是贵族子弟所用的课本，具体的讲授是“诵诗以辅相之”，通过咏诵作品而对贵族子弟进行熏陶，使他们健康成长。《左传》、《国语》记载大量春秋时期士大夫赋诗引诗的事象，这也有力证明，这些贵族成员受教育阶段，《诗》是他们的必修课。否则，他们不可能引诗赋诗如数家珍，对作品极其熟悉。《诗》是周代官学的重要教材，是贵族子弟受教育阶段必备的课本，从而确立了其权威地位，为它后来成为经典奠定了基础。

把《诗》称为经，首见于《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这是假借孔子之口，把《诗》和其他五部书统称为六经。这里透露的信息表明，《诗》被称为经，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直接相关。孔子所开设的私学，把《诗》作为基本课程。孔子特别重视弟子对《诗》的学习，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具体论述见于《论语》的《子路》、《阳货》、《泰伯》、《季氏》等篇。孔子对《诗》也很熟悉，反复加以引用和评论，具体见于《论语》的《为政》、《八佾》、《阳货》、《子罕》。另外，《左传》记载孔子引诗七处，《礼记》所载孔子引《诗》多达六十九处。至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则应是孔子讲《诗》的

记录。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成为宗师的同时，孔子及其传人所推崇的《诗》，自然也就成了经典，尊之以经。《礼记·经解》是解经之作，其中所列的六经就包括《诗》，把它列为六教之一。《诗》而称为经，与孔子及其传人对它的弘扬、传授直接相关。

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典。《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被称为《道德经》。《墨子》是墨家的经典，既有《经上》、《经下》，又有《经说上》、《经说下》。《诗》被尊为经，《老子》、《墨子》也被称为经。在这个历史阶段，《诗》的地位与其他学派的经典共存并立，还没有显得特别突出。进入汉代以后，传经《诗》者分为齐、鲁、韩、毛四家，这些传《诗》的经师陆续进入朝廷任职，事见《汉书·儒林传》。鲁人申公在武帝朝任太中大夫；齐人轅固生景帝时为博士；燕人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任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辩论于朝，赵人毛萇为河间献王傅。这些经师原本在民间讲授《诗经》，属于私学，他们进入朝廷，特别是担任博士之后，使得《诗经》在朝廷传授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职位。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诗》遂由儒家一门之经跃为王朝之经，天下之经。

《诗》被尊为经，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地位，使得它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把《诗》作为基本的教材。同时，对《诗经》的注释、解读也成为一门显学，并走上经学化的道路。

二、《诗经》的作者、采录和编辑

《诗经》内容丰富，覆盖广阔的地域，它的作者也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周天子、周王朝诸侯、大夫、士人，还有农民、船夫、猎手等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女性。《诗经》绝大多数篇目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只有少数几篇在作品或其他典籍中做了标示。作品本身做了标示的篇目是：《小雅·节南山》是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大雅》中的《崧高》和《烝民》是尹吉甫所作。其他先秦典籍标示作者姓名的，如：《尚书·金縢》称《豳风·鸛鸣》是周公所作，《左传·闵公二年》称《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国语·楚语》称《小雅·抑》是卫武公所作。除此之外，还有些见于关于《诗经》作者的记载，但是否可信，需要进一步考辨才能确定。

《诗经》作品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周王朝及诸侯国乐官所掌握的用于各种礼仪的歌诗；二是周王朝派专人到各地采集的诗；三是朝中大臣所献的诗。

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有乐官，他们所保存和整理的歌诗，有的后来就编入了《诗经》。《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宋国的乐官，他到周王朝太师那里去校对《商颂》十二首，其中五首流传至今，保存在《诗经》中。《诗经》有相当一部分取自乐官所掌的歌诗，这些作品往往用于各种礼仪。

中国很早就有采诗制度，对此，《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师旷引《夏书》有“道人以木铎徇于路”之语，指的就是采诗。《汉书·艺文志》称：“故古人采诗之官，王者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里所说的行人，指的是天子派出的使者，负责采集各地的歌谣。除《汉书》的上述记载外，钱绎《方言笺疏》卷十三所载刘歆《与扬雄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都提到古代朝廷派人采诗事宜。《诗经》所涉题材很广泛，有许多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如果没有采诗制度，它们很难进入《诗经》。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大臣对君主以诗相谏的传统，先秦文献对此记载很多。《左传·襄公四年》写道：“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是商周之际的人物，弃商从周，得到周文王的信任，担当太史之职。流传至今的《虞人之箴》，据说当时就是虞人听从辛甲的指令，为讽谏君主而作。对君主以诗相谏，见于先秦典籍的还有《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六》等。《左传·昭公十二年》还具体叙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讽谏周穆王的情况。《诗经》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大臣为讽谏君主而作，并且献给朝廷加以保存，后来就编入了《诗经》。这类作品以变雅居多，主要用于批判朝廷的时弊。

《诗经》作品来自多个渠道，它的选录、结集，是周王朝乐官完成的。成书后的《诗经》，许多地方留下了乐官采录编选的痕迹。

第一，《诗经》章句排列比较整齐，有规律可循。除《周颂》和《商颂》前三章是由单章构成外，其余作品都是由几章构成。由多章构

成的篇目，大多数作品各章的句数相同，可以用同一种曲调演唱。这是因为，能够用同一曲调演唱的歌词，各段句数必须相同或大体一致，《诗经》多数作品合乎这一要求。《诗经》有些作品虽然各章句数不同，但其排列也是有章可循，并非散漫无序。一种类型是奇数章句数相同，偶数章句数也相同，二者句数不一致。《邶风·载驰》属于这种类型，全诗共四章，第一、三章各六句，第二、四章各八句。显然，这是用两种曲调交替演唱，奇数章一种曲调，偶数章用另一种曲调。此种类型在《小雅》、《大雅》里也可以见到。另一种类型是诗的前半部分各章句数相同，后半部分各章句数也相同，前后两部分每章句数不同。《大雅·卷阿》属于这种类型。全诗十章，前六章每章五句，后四章每章六句。以此推断，《卷阿》前六章是用一种曲调演唱，后四章用另一种曲调演唱。《诗经》的章句结构适合演唱，不会给演唱造成障碍，这是乐师对章句精心编排的结果，使它们都以歌词的形态出现。

第二，《诗经》个别作品所流传的不同版本说明，乐师对这些歌诗进行了加工。《卫风·硕人》第二章描写庄姜的美貌，后半部分有如下三句：“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八佾》篇写道：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子夏所引用的诗句出自《卫风·硕人》，但今本《诗经》没有“素以为绚兮”这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乐师在编辑时删节的结果。《卫风·硕人》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如果把“素以为绚兮”这句加入，第二章就变成八句，在句数上与其他三章不一致，给演唱造成障碍。乐师对《硕人》一诗各章句数作了整齐划一的处理，删去了原有的“素以为绚兮”。这种整齐划一的删节造成了文学表现上的缺失，却适于演唱，各章能采用同一曲调。再如《小雅·雨无正》，全诗未出现“雨无正”之语，令人对其篇目产生了疑惑。

朱熹《诗经集传》写道：

元城刘氏曰：“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至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其无极，伤我稼穡’八字。”愚按：刘说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则长短不齐，非诗之例。

显然,《雨无正》诗原本有开头“雨其无极,伤我稼穡”两句,乐师在编排整理时,为了使第一、二章句数一致,删去了这两句,因此,使后人对篇名的由来大惑不解。乐师是按照适于演唱的原则对各章的句数进行调整的。以上仅是可以明显见到的两个典型案例而已。

第三,《诗经》某些作品的排列顺序与先秦时期在礼仪上的演唱顺序相一致,这也可以证明《诗经》是由乐师编订的。《国语·鲁语下》和《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鲁国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为欢迎他的到来,首先演唱了的是《文王》之三,即《大雅》中的三首诗,叔孙豹不肯答拜。对于他所作的解释,《国语·鲁语下》有如下记载:“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这里提到的《文王》、《大明》、《绵》,是《大雅》的前三篇,依次排列,其顺序和春秋时期的演唱顺序完全一致。晋国为叔孙豹演唱的第二组歌诗都出自《小雅》,叔孙豹听完后答拜致谢。对此,他的解释如下:“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谏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这是当时诸侯燕礼以及大夫、士乡饮酒礼所演唱的一组歌诗,具体记载见于《仪礼》。在《诗经》中,这三首诗列于《小雅》之首,并依次排列,其顺序和演唱的次第完全一致。另据《仪礼》的《燕礼》和《乡饮酒礼》的记载,在这两个礼仪中还要演唱《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这三首歌诗在《小雅》中也前后相次,排列顺序和演唱次第完全一致。

另据《仪礼》记载,诸侯燕礼,大夫、士乡射礼,大夫、士乡饮酒礼,在合乐阶段演唱出自《国风》的一组歌诗,它们是《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芣》、《采蘋》。《周南》的上述三首歌诗排在《周南》前面,排列顺序和演唱次第完全一致。今本《诗经·召南》排在前面的四首诗依次是《鹊巢》、《采芣》、《草虫》、《采蘋》。如果去掉《草虫》,其他三首诗的排列顺序和演唱顺序次第就完全一致了。由此推断,在早期乐师那里,《鹊巢》、《采芣》和《采蘋》前后相次。最后编订成书,把《草虫》排在《采芣》之后,与《仪礼》的记载出现抵牾,但这仍然可以证明《国风》是由乐师编订的。

那么,是否还存在相反的可能,即先有乐师以外的人员编订的《诗经》,然后乐师从中选出一些歌诗用于演唱?从实际情况考察,这种可

能性不存在。《大雅》开头三篇都是颂扬祖先功德的作品，《文王》的赞美对象是周文王，《大明》的赞美对象主要是王季和文王，《绵》则主要叙述古公亶父迁于岐地的业绩。按照常理行事，追溯祖先功德一般应是由远到近，从始祖开始。《国语·周语》所记载的周人述祖言论，遵循的的确是这个原则。《周语上》首篇是祭公劝谏周穆王，对于先公先王，从后稷开始追溯。《周语下》所记载王子晋批评周景王，追溯祖先功德也是从后稷开始。《诗经·大雅》的编排次第则不同，开头三篇歌颂的是文王祖孙三代，第十一篇作品才是歌颂后稷的《生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祭祀所用的歌诗密切相关。天子大祭祀所唱的歌诗是《清庙》，其中有“秉文之德”的诗句，把文王提到特殊地位。祭祀所用歌诗由乐官掌管，《清庙》用于最隆重的祭祀及其典礼，它在《周颂》中也排在首位。

与此相应，古公亶父、王季和文王的血缘关系最近，因此，歌颂文王及其祖父、父亲的歌诗，用于最高级别的两君相见之礼。由于这三首诗在礼仪中的特殊地位，也就显赫地编排在《大雅》的最前面，这显然是乐师进行处理的结果。他们是根据在仪礼中演唱情况进行编排的。

《诗经》的采录和编辑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漫长的时段，反复进行了多次，这从引诗、赋诗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到印证。春秋之前引诗的记载见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是在周穆王时期，芮良夫引《大雅·文王》、《周颂·思文》是在厉王时期。春秋之前赋诗的记载唯见于《穆天子传》卷五：

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饮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诗，天子命歌《南山有台》，乃绍宴饮。

祭公为穆王演唱《周颂·昊天有成命》，穆王又令他演唱《小雅·南山有台》，祭公对于《诗经》很熟悉，否则不可能连续演唱两首。

从上述记载推断，至迟在西周穆王时期，《诗经》已经有早期的传本，祭公、芮良夫这类高官贵族都有机会阅读和歌咏。

进入春秋之后，前期只有少数几次记载引用《诗经》的句子，未有赋诗。进入中期，即僖、文、宣、成四君时期，引诗次数大增，并且开始赋诗，但次数有限。春秋后期，即襄、昭、定、哀期间，引诗赋诗均达到高潮，并且赋诗者和听诗者以及赋诗双方能够达成默契。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流传较广的《诗经》版本，贵族成员对它有广泛的接触。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乐工所演奏的《国风》，从《周南》到《齐风》，其排列顺序与今本《诗经》相同。在此之后，是按照豳、秦、魏、唐、陈、桧、曹的顺序演奏，而不是今本《诗经》的魏、唐、秦、陈、桧、曹、豳的次第，《豳风》、《秦风》置于《齐风》之后，位次靠前。这表明，季札所观周乐，《诗经》已经基本编排完毕，后来所作的调整只是局部的。《诗经》的最终编定，是在季札观乐之后，应在春秋晚期。

《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删《诗》的记载，把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这种说法找不到其他证据，是一种误传。先秦文献引《诗》绝大多数都见于今本《诗经》，逸诗所占比重极低。当时人们所传习的，大致限于今本《诗经》之内，这足以否定孔子删《诗》的说法。《论语·泰伯》：“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对于《雅》、《颂》的乐章进行过整理，那就是调整篇章的次序，而不是删《诗》。

三、《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照风、雅、颂的分类进行编排。

风，指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由十五部分组成，共计一百六十篇。十五国风，是十五个地区歌诗的汇集。

歌诗而称为风，是由它的音乐属性而得名，风指的是曲调。《大雅·崧高》末章写道：“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的诵，指的是歌诗，包括歌和诗两部分，其中的歌指曲调，称之为风。把乐曲称为风，这在《山海经》中也可以见到。《大荒西经》：“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嵯山，始作乐风。”这里所说的乐风，指的是乐曲，风指曲调。《海内经》：“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这里的乐风，还是指乐曲。《左传》也有把乐曲称为风的记载。成公九年的“乐操土风”，指用本地的曲调演奏，土风，谓本土曲调。襄公十八年记载晋国师旷之言：“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南风、北风，分别指南方曲调和北方曲调。

乐曲而称为风，这是因为它们诉诸人的听觉来把握。风起有声，乐曲也是以声音为媒介。风的声音有高低、清浊、曲直等各种样态，曲调也同样如此。古人凭着朴素的直观感觉到风与曲调的某些相通之处，于是称曲调为风。

先秦时期称音乐曲调为风，同时又把乐曲的功能和风联系起来。《国语·晋语八》写道：“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这是说乐曲能使山川之风流动通畅，不会遇到障碍。先民还把乐师赋予省风的职能，《国语·周语上》记载，春耕正式开始前五天，“警告有协风至”，举行开耕典礼的当天，“警师音官以省风土”。警师，指乐师。乐师音官负责省风，即检测风的温度和湿度，还是把风和音乐相沟通。

雅分《小雅》、《大雅》，《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总计一百零五篇。《小雅》、《大雅》都是周王朝首都所在地的歌诗，多为朝廷的公卿大夫所作，相当一部分是宫廷诗。这类诗之所以称为雅，主要着眼于它出自宫廷所在地。雅，字形从牙，从佳。从牙，取其音；从佳，取其义。佳指鸟，在空中飞翔，栖于高处，因此，雅指的是高。王朝首都所在地的歌诗称为雅，是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命名，那里是政治等级最高层所在之处，故称为雅。《毛诗序》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训雅为正，用的是它的引申义。雅，本指高，即政治等级的高层，是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故又引申为正。

雅和夏在先秦时期往往通用，因此，有的学者也就以夏释雅，认为《小雅》、《大雅》就是小夏、大夏。雅和夏相通，这在《荀子》中可以见到。《荣辱》篇写道：“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又写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两段文字相比照，确实是雅与夏相通，用以表示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地域。但是，雅和夏有时又不能互训。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称秦声为夏声，后面又提到《小雅》、《大雅》。在这种语境中，显然不能称秦声为雅声。称秦声为夏声，因为秦国所居地域偏西，西方为夏。季札评论《小雅》提到的是“周德之衰”，“先王之遗民”，评论《大雅》着眼于“文王之德”。季札评论《小雅》、《大雅》，聚焦于王政兴衰，文王之德，是对政治高层的关照，这也可以看出季札对雅的理解。

关于《小雅》、《大雅》的划分，《毛诗序》写道：“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是认为《小雅》、《大雅》的划分源于作